



2月9日除夕的白天,上海的天空出现冬季少见的蓝天白云,PM2.5为42,空气质量为优。但到了初一凌晨2点,PM2.5上蹿到523.7,普陀监测点最高,为911.9。空气严重污染,罪魁祸首就是鞭炮烟花。北京的PM2.5最高时超出1000,更搞笑的是,居然有人戴着口罩在放鞭炮。记者问为啥戴口罩,答道空气污染。又问既然知道空气污染,为啥还放,答道一年才一回,就是污染也要放。这似乎有着“拼死吃河豚”的勇气了,但河豚是极鲜美的,拼了命,换来世间美味,还算值得,何况吃死的概率极低,因为厨师已试吃过了。但放鞭炮就不同了,一是污染空气,二是浪费纸张,三是易造成意外伤害。春节中的医院里,你去看看,被鞭炮炸伤的人有多少?

很多人会说,春节放鞭炮是传统习俗,不能改。但是,常识告诉我,鞭炮只能是火药发明后形成的习俗。而火药的发明时间,现在一般的看法,是在唐朝中期,由炼丹的道士发明,宋朝时在杂技、木偶戏的演出中得到运用——用火药制造“爆竹”,或口中喷出烟火,以造成神奇效果。而中国的文明史,已有五千年之久,起码有近四千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先是不放鞭炮

释放文学『正能量』

陈歆耕

近段时间,一部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励志类图书《正能量》,在坊间流行,“正能量”这一语汇也就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人挂在口头上。这一语汇的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或许契合了某种隐秘的社会心理因素。一个人需要“正能量”,否则如果总是被负面情绪缠绕,对生活就会失去信心,就有可能患上忧郁症;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正能量”,社会发展就会因缺失内在动力而停滞,乃至社会秩序和机制发生痛苦的“痉挛”,一部近代史最清楚不过地向我们佐证了这一点。

但我发现,很多在大讲释放“正能量”的人,对“正能量”含义的理解是偏颇的。仅就文学创作来说,该如何全面理解“正能量”的释放呢?在表述我的理解之前,且让我先从一本书谈起。这本书正在法国畅销,名《药物指南》。我是从《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郑若麟先生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读到有关这部书的内容和相关情况的。这是一部非虚构类作品,出版一个月即销售20万册。两位作者均为医学专家,非文坛中人。书中披露了法国药界的重重黑幕,令人震惊:法国市场上40%的药品具有风险性,自1985年以来至少有10万人因药物致病丧生;更骇人听闻的是,法国40名国家药品安全监察机构成员中只有9人是干净的,其他人均与制药公司签署私人合同,从中获取高达60万欧元的非法所得……这本书无疑让那些涉案的医药公司大伤脑筋,也让那些从事药品监察的人员面临牢狱之灾,但它却大受民众欢迎。很多人到医院就医时就带着这部《药物指南》,看看医生处方开出的药品中是否有危及健康的危险药品,同时读者从书的背后看到了两位大义凛然的医生兼作家的高大人物形象,他们的名字一夜间被家喻户晓。

这样一部书是不是在释放“正能量”呢?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因为两位作者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不惜冒本人生命可能受到邪恶势力威胁的风险,是令人崇敬的,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写作者具有的宝贵的良知和正义感。

还是回到那个被人说烂了的文学常识中来吧:无论弘扬真善美,还是鞭挞假恶丑,都是在释放文学的“正能量”。写什么有时不是最重要的,而渗透在作品中的作者对生活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这观点是老托尔斯泰所反复强调的,不是我的原创。不要把“正能量”理解成“涂脂抹粉”,也请不要简单地理解为表扬“好人好事”。展示“美”与鞭打“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正能量”的一部分。“正能量”是一种引人向前向上的力量。当“正能量”正不压邪时,我们需要为“正能量”添薪送炭。有时候,只有驱除了阴霾,才能让阳光照进我们的心灵;只有剪除了杂草,稻麦才能更健壮地生长……“正能量”不能靠“乌托邦”幻象来激发,否则,一旦“乌托邦”破灭,“正”的就成了“负”的;“正能量”也不是在甲醛超标的家具上刷油漆,表面光的后果是伤害人体健康。

由此,我又想到:当我们在寻找报告文学衰落的原因时,当我们在为如何重振报告文学的雄风而焦虑时,不妨思考一下同是非虚构类作品的《药物指南》,却为何在法国大受欢迎吧!

的,中国人不放鞭炮的年代远远长于放鞭炮的年头。由此可见,不放鞭炮,才真正是中国人的远古习俗。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喜欢穿汉服吗?那就让习俗也回到汉朝吧,汉代入过年是不放鞭炮的。

现在,空气污染是如此严重,我们正在呼吸有毒的空气,而我们的很多人,还是如此麻木,仍在人为地制造空气污染,太奇怪了。我呼吁让习俗真正回到秦汉,简朴一些,简单一些,人也轻松一些。

911.9!不得了!

康定

其次,是农田中的秸秆,不要再焚烧了,浪费资源又污染空气,现在很多地方已出台有效政策让农民愿意收集起来予以利用,还没有制定政策的应该快快制定出台了。还有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还是应该主动地逐步地予以转型。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召开时,我们可以做到蓝天白云,那么平时起码应该做到蓝天白云和雾霾天的中间值。

再有就是汽油升级。连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也承认目前国内油品质量的确是导致雾霾的原因之一,他还表示,中石化将一年投入300亿元解决油品质量问题,2013年起

她真高大。那天烈日灼人,但只要走在她身边,就走进阴影里了。上海女人很少有这样辽阔的身形,她说:“没办法,谁叫我是干这行的。”

做环卫工作,风吹日晒,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渐渐养成了她强壮的外表和爽快的语气。别人用大扫帚要扫三四下才能清走的垃圾,她扫一下就好了;别人要蹲在地上用小铲子铲半天的口香糖渣,她略略弯腰就能铲走了。“也不全因力气大,做事情要讲究门。”她带我在这条著名的商业街上了一个来回,告诉我每一个容易产生垃圾的地方,指给我看每一个拾荒者和乞丐的特点。

“二十多年了,我熟悉这里的一切。”她很自豪,说起半夜里用高压水龙头如何清洗地面,说起在24小时不打烊的购物节期间如何保洁,说起她和同事们自己发明小工具从缝隙里夹垃圾,说起第一次用

将全面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油。但由此带来的成本消化如何分摊,仍然至今没有结论,希望早点有个明确的结论,让国人早点用上清洁的汽油,为消灭雾霾作一点贡献。

还看到一篇文章说,西方发达国家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意思是我们也应该花几十年时间。我看完的第一感觉也是奇怪。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尽管我们遭遇十年“文革”内乱,但仍然是靠党和人民结束内乱,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只用了3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为什么解决空气污染,一定要像西方国家一样花几十年时间?为什么一定要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路?依我看,我们只要做到不放鞭炮,不焚烧秸秆,汽油升级,逐步关停乱排放的企业,空气质量一定会大大改进,肯定能基本消灭雾霾天,空气质量基本过得去,总是能做到的吧。如果我们什么也不愿做,没有任何行动,真的要应了那个很搞笑的段子:开着宝马喝脏水,住着别墅吸毒气,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应该明白,喝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看看蓝天白云,迎接明媚的阳光,也是我们的权利,每个人都应为党的十八大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而有所行动。

智能环保清洁车的欣喜,“环卫工作,看看枯燥,其实很有意思,也有学问。”

她带我看班组的休息室,就在商业街边上弄堂深处的底楼。狭窄的通道走进门去豁然一整面荣誉墙:青工妇系统的各种荣誉称号、各种岗位立功竞赛集体及个人嘉奖,各种领导合影。“这么多!真了不起。”我由衷说,“全上海关于劳动的奖章你们都拿齐啦。”她点点头,送我出来。

弄堂很安静,和几步之遥外游人如梭的商业街恍若隔世。她走在我身边,刚刚一路介绍工作时的高昂情绪不知怎么不见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粗大的手指互相揉搓着。快走到弄堂口了,她忽然没来由地问了一声“那么记者,你读过大学吧。”

“是啊。”

“是大学生……”她径自说“我的小孩今年也上大学了。我可不可以去看她?如果你的妈妈是环卫

距离春节还有两星期,我就开始催熊哥了。

——“喂,那两斤从嵊州代购的香榧子到货了吗?”

——“那个……能不能找个时间尽快交接一下?”

熊哥催得无奈,忙碌的熊哥终于挤出一个中餐的时间接待我。

熊哥生性乐天,好交际,有一张四通八达的有机农产品流通网络。这次是他一个在嵊州的老友提供15斤上好的香榧给大家,我闻讯立刻订购了2斤。一见面,隔着饭桌,熊哥递给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白色塑料马甲袋,里面整齐地码着四袋橄榄核形状的果实,正是我朝思暮也想年货至尊——香榧子。

貌不惊人的香榧子很香,香过芝麻,香过核桃。咬开薄壳,果实两头尖,中间饱,讲究点的吃客会再擦掉表面一层黑色的果衣,露出象牙色的果肉,一口咬下去,油脂四溢,唇齿

倘若儿时见到这些画家,那绝对是一件能让我激动好几天、逢人便说的大事了。那时候的仰慕之情大概与现今的追星族差不多,属于一种痴迷的状态。四十年过去了,某日,当我与已经光了头的画家赵渭凉先生在罗森宝园区面对面坐着闲聊的时候,显然淡定平和了许多,因为我也过了半百的人了。

细雨霏霏,秋意渐浓。充满现代感的罗森宝园区韵味十足。陈列馆的墙面挂着当代艺术。伫立于画框前的赵渭凉,远远望去,依稀辨得其年轻时的那种倜傥与帅气:双臂习惯性地交叉于胸前,架着眼镜,目光自信,一头漂亮的乌发。按陈丹青的说法,当年这些画家都是帅哥,各有各的帅,风度好得一塌糊涂!



工人,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妈妈出现在同学面前好丢脸?”

“怎么会呢,你是她妈妈呀”,我说“劳动最光荣”,一边指了一指刚刚那满满一墙荣誉。

可她笑了一笑,用上海话道“讲是这么讲的。”

儿时心仪的画家张 济

时空交错,往事如烟。1976年,第一次见到赵渭凉也是一个秋日,那是在长乐路上的油雕室内,那时他正与陈逸飞、魏景山、吴健一同创作大型油画《毛主席与各族人民心连心》。当时他的职业是育新中学美术教师,但其名声早已飞出校园响彻全国了。后来他的《渔仔》《云冈石窟》《血》等作品再次走红大江南北,自此奠定了在美术圈的地位。留学归来的赵渭凉一改往日面目,成了美籍华裔当代艺术家,首度亮相申城即来了个“吓人”的大动作: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又是泼洒又是涂抹,光丙烯颜料就足足用去了半吨!结

果,一幅高40米、宽5米的抽象巨制《辉煌世纪》横空出世,举座皆惊!然而,平心而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脑子里却依旧惦记着那个时期的赵渭凉,那一幅幅具有浪漫写实主义风格的油画,主体鲜明,画面唯美,技法精湛,令人印象深刻。看来本人此生难以顺应当代艺术之潮流,着实顽固不化了!

赵渭凉的学生友根兄曾告诉我,上世纪70年代初,赵老师去南京9424工地体验生活,其间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其中一幅名为《建设者》的作品,后陈逸飞、魏景山以此为基础,创作出了著名的油画《开路先锋》。在我收藏的《美术资料》等旧杂志中,这幅画的署名均为“集体创作,陈逸飞、魏景山执笔”。如今,“集体创作”已经不见了,由于陈逸飞的名气太大,担心哪一天连“魏景山”三个字也给省却了。每每谈及此事,赵、魏倒很坦然,一点都不在意。可见老画家的那份质朴与可爱。

《蒋家王朝的覆灭》(后易名为《占领总统府》)是陈逸飞、魏景山的扛鼎之作。中学生的我曾在画室亲眼见过这幅作品和两位画家的创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凌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记难忘的一件事》作文。我有感而发,以记叙文的形式写了对这幅画的观感。文章得了高分,被抄在了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还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点评,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画家夏葆元也是我儿时的偶像。回国后的他似乎忘了曾经的荣耀,依然开开心心地活跃于画坛,间或舞文弄墨,只是没了二十多岁时那种略带愤青的眼神,还有那张英俊帅气的脸,成了稍稍发福的老头儿了。前不久,我一连给我送来好几本连环画精装本,都是旧作再版,如《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悲鸿往事录》《孙中山伦敦蒙难》《方志敏的故事》等,均以水墨描绘。论绘画水准,一个字:赞!

道,“我爸呀,平时什么零食都不吃,嫌麻烦,只有香榧是他愿意麻烦的。我妈笑话他,要么不吃,一吃就吃顶级的,倒是蛮‘贵族’的呀。”

相视而笑。原来我们两个,4斤香榧子,都是买给家里的长辈的。但我们谈论这些事情时的语气和笑嘻嘻的表情,怎么像是在谈论小孩子呢?

原来我们两个,过节都不在家里过。熊哥陪女朋友去西安,我和老公出国旅游。可以想象,到除夕那天夜里,熊哥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看着电视,嗑着最爱吃的香榧子,当然很香,当然很美,但没有儿女陪在身边,“空巢”父母肯定还是会有点寂寞,有点无趣。

2斤香榧子,是春节不在家的儿女的歉疚,是试图对父母加倍的爱和补偿——但,补偿得了吗?

明日请看《过年的那种味儿》。

十日谈

办年货